

臺灣近年來聲韻學發展的特色

竺家寧*

一、聲韻學會在臺灣所擔負的功能

在臺灣地區，推動聲韻學發展的最重要支柱，就是中華民國聲韻學會，學會於 1988 年 7 月 11 日成立，在此之前已先有斷續的學術活動。最具標誌性的是第一屆聲韻學研討會的舉辦，時間早在 1982 年 4 月 24 日，在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舉行，之後形成輪流在各大學舉辦全國學術研討會的傳統。其後逐漸擴及為國際性的學術研討會。研討會當中所發表的論文經審查後編成《聲韻論叢》出版，至今已出版十六輯。本屆（2008 至 2010）學會理事長由政大竺家寧教授當選，秘書長為台北教育大學周美慧教授。在聲韻學會主導下，所舉辦的歷屆聲韻學研討會共有 28 次，第一屆全國聲韻學研討會於 1982 年 4 月在臺灣師範大學舉行。最近一次是第廿八屆全國聲韻學學術研討會，2010 年 5 月在台中國立臺中教育大學舉行。

二、《聲韻論叢》成為臺灣唯一的聲韻學期刊

二十多年來最能代表臺灣聲韻學發展趨勢與研究成果的刊物，就是《聲韻論叢》。今年已經進入第十六輯，是臺灣唯一的聲韻學學術期刊。這部期刊的歷史反映了臺灣地區聲韻學發展的歷程，是一部臺灣聲韻學術史的最重要研究憑據，因此發行以來，一直受到學術界的重視。聲韻學在臺灣是所有語言文字學科當中發展得最為蓬勃興盛的一環。兩岸語言文字學研究的這個大領域，也許在方言學、語法學方面，比起大陸的研究成果，顯然研究群和發表的論著數量要少得多，然而聲韻學這個領域，在臺灣有十分出色的表現。兩岸比較之下，可以看出幾個特色：第一，聲韻學一直是臺灣各大學中文系一年的必修科目，是中文系最主要的學習科目之一，而大陸多半列為選修或只設計了一個學期的課程。第二，臺灣的聲韻學研討會每年由不同的大

* 國立政治大學中文系教授



學輪流主辦，至今已經歷二十八屆，中間從未中斷。大陸地區則為隔年舉行，兩年才辦一次聲韻學研討會，今年下半才進入第十六屆。第三，臺灣的聲韻學會會員有一百多人，大陸的音韻學研究會也不過三百多人，以人口比例來看，顯然臺灣對聲韻學的發展有更多的學者投入。第四，臺灣的聲韻學會有《聲韻論叢》的出版，至今已進入第十六輯。大陸似無類似的聲韻學專刊。而大陸的《音韻學研究》作為學術研討會的會後論文集，2004年出版三輯以後也無以為續。

以上說明了聲韻學在臺灣學術發展上是一個強項。而且，這樣的情勢在臺灣還不斷地蓬勃發展，最顯著的就是聲韻學界不斷地年輕化，有越來越多的博碩士生投入聲韻學的研究，每年有大量的博碩士論文出爐。每年的聲韻學研討會，已逐漸由中生代和新生代取代了早期的資深學者。這是一個薪火相傳、學術接棒的好現象。聲韻學會也極力地鼓勵年輕學者，讓他們有充分發展的機會：一方面設立了「聲韻學優秀青年獎」，每年在聲韻學大會中評選、表揚；一方面每年也舉辦碩士生和大學生的聲韻學論文競賽。青年聲韻學者的輩出，這應當是原因之一。

學者們在研究上，一方面努力承續清儒小學的研究成果，一方面也吸收現代語言學的研究方法和學理，把它們有效地結合起來。這點也是臺灣聲韻學發展的重要特色。八〇年代之後，兩岸開放，學術交流日漸頻繁，其中最具標誌性的一次聲韻學會議是1990年6月11日在香港浸會學院舉辦的「兩岸聲韻學研討會」，兩天的會議共舉辦了十四場討論，提出了四十多篇論文，為兩岸學者的第一次大規模會面，開啓了兩岸聲韻學交流的先聲。至今已將近二十年，期間兩岸學者的切磋討論越來越多，更加促進了聲韻學的蓬勃發展。聲韻學會的刊物《聲韻學通訊》也開設了兩岸交流專欄，報導大陸的聲韻學學術活動最新訊息。這項專欄獲得大陸音韻學研究會會長魯國堯先生的全力支持，他提供了許多稿件和訊息。此外，《聲韻論叢》的論文，都是經過專家嚴格的審查，篩選出來的精品。發表論文的學者由早期的資深學者，逐漸轉型，近幾期幾乎都是研究潛力旺盛的青年學者，分別在中古音和方言學上提出了個人的創獲，都具有相當的參考價值。

《聲韻論叢》第十六輯共收到來稿十五篇，經審查後通過七篇，本輯通過率為47%。此刊自第十二輯進行轉型改版後，便面臨稿源不足、審查不易及出刊困難的三大難題，但是在主編宋韻珊教授的努力下，逐漸克服了這些

困難，使每輯得以順利出刊，並持續提供臺灣聲韻學發展的最新訊息，呈現於世人面前。

三、當前各大學的聲韻學課程概況

根據網路搜索的結果，當前各大學教授聲韻學的教師和課程材料如下：

臺灣大學教授聲韻學的教師，為徐芳敏、李存智，採用的教材為董同龢《漢語音韻學》、《語言學大綱》，李榮製表、丁聲樹撰文的《漢語音韻講義》，以及丁聲樹和李榮《國音中古音對照表》，還有《廣韻》和龍宇純《韻鏡校注》。

政治大學教授聲韻學的教師，為竺家寧、宋韻珊，採用的教材為竺家寧《聲韻學》一書。

師範大學教授聲韻學的教師，為吳聖雄、吳瑾璋、郭乃禎，使用的教材則包括林尹《中國聲韻學通論》及《新校正切宋本廣韻》、陳新雄《音略證補》、《廣韻研究》、《聲類新編》及《聲韻學》、李方桂《上古音研究》、龍宇純《韻鏡校注》，以及何大安《聲韻學中的研究與方法》、王志成《廣韻作業》。

中興大學教授聲韻學的教師為宋韻珊，採用的教材為陳新雄《音略證補》、林慶勳、竺家寧的《古音學入門》，還有陳彭年等編《大宋重修廣韻》。

成功大學擔任相關課程的教師為陳梅香，採用的教材為林尹《中國聲韻學通論》、陳新雄《等韻述要》、竺家寧《聲韻學》、林慶勳《古音學入門》、陳彭年等《新校宋本廣韻》，還有孔仲溫《韻鏡研究》、何大安《聲韻學中的觀念和方法》、黃景湖《漢語方言學》；此外，尚有林慶勳等寫的《文字學》，和許慎著、段玉裁注《說文解字注》。

中正大學教授聲韻學的教師為陳瑤玲，採用的教材為高本漢《中國音韻學研究》、林尹著、林炯陽注釋《中國聲韻學通論》、陳新雄《聲韻學》、竺家寧《聲韻學》、《古音之旅》、林慶勳和竺家寧《古音學入門》、王力《漢語音韻》、董同龢《漢語音韻學》、何大安《聲韻學中的觀念和方法》，還有羅常培《漢語音韻學導論》、羅常培、王均《普通語音學綱要》、林燾、耿振生《聲韻學》，和林燾、王理嘉《語音學教程》、唐作藩《音韻學教程》，以及郭錦桴《綜合語音學》。韻書韻圖採陳彭年等撰、林尹校的《新校宋本廣韻》、龍宇純《韻鏡校注》、李新魁《韻鏡校證（繁體版）》、方孝岳《廣韻韻圖》，此外，還有趙元任錄製、丁邦新策劃的《趙元任國際音標讀法》。

中央大學教授聲韻學的教師為廖湘美，採用的教材除了自編講義與《宋



本廣韻》外，還有林尹著、林炯陽注釋《中國聲韻學通論》、陳新雄《音略證補》、董同龢《漢語音韻學》、竺家寧《聲韻學》，以及何大安《聲韻學中的觀念與方法》。

台中教育大學教授聲韻學的教師為謝美齡，採用的教材有董同龢《漢語音韻學》、何大安《聲韻學中的觀念和方法》、陳新雄《音略證補》、王天昌《漢語語音學研究》，以及陳彭年等撰《校正宋本廣韻》。

彰化師範大學教授聲韻學的教師，為耿志堅、張慧美，主要的教材為林尹著、林炯陽注釋《中國聲韻學通論》、陳新雄《音略證補》、竺家寧《聲韻學》、陳彭年《大宋重修廣韻》、張麟之等《等韻五種》、《廣韻作業》。

高雄師範大學教授聲韻學的教師，是蔡根祥、王松木：蔡根祥的主要教材為林尹著、林炯陽注釋《中國聲韻學通論》、陳新雄《聲韻學》，王松木的主要教材則是林燾、耿振生《聲韻學》、《廣韻》、《等韻五種》。

國立暨南大學擔任相關課程的教師為黃金文，採用的教科書為董同龢《漢語音韻學》、李方桂《上古音研究》、何大安《聲韻學中的觀念和方法》，還有陳彭年《大宋重修廣韻》和龍宇純《韻鏡校注》。

國立屏東教育大學教授聲韻學的教師為嚴立模，除了自編教材以外，羅列的參考書目尚有王力《漢語音韻》、董同龢《漢語音韻學》、何大安《聲韻學中的觀念和方法》，和林慶勳、竺家寧《古音學入門》、竺家寧《聲韻學》、謝雲飛《中國聲韻學大綱》。此外，還有唐作藩《音韻學教程》、林燾、耿振生《音韻學概要》、羅常培、王均《普通語音學綱要》、趙誠《中國古代韻書》。

銘傳大學，教授聲韻學的教師為康世統，採用的教材為陳新雄《聲韻學》和陳彭年等撰、林尹校的《新校宋本廣韻》。

中山大學，擔任相關課程的教師為林慶勳，採用的教材為陳新雄《聲韻學》、林慶勳和竺家寧《古音學入門》和陳彭年等撰《宋本廣韻》。

東吳大學擔任相關課程的教師為竺家寧、葉鍵得，竺家寧的教材為竺家寧《聲韻學》，葉鍵得上學期的教材為林尹著《中國聲韻學通論》、《廣韻》、《廣韻作業》，下學期則為陳新雄《等韻述要》、《音略證補》二書。

淡江大學教授聲韻學的教師，為高婉瑜、曾昱夫，高婉瑜的教材為竺家寧《聲韻學》、《廣韻》，參考書籍則為《漢語音韻學》、《漢語語音史》等相關著作；曾昱夫亦以竺家寧《聲韻學》為授課用書，其參考書單則列有高本漢《中國音韻學研究》、林尹著、林炯陽注釋《中國聲韻學通論》、陳新雄撰《等

韻述要》、《音略證補》、董同龢《漢語音韻學》、何大安《聲韻學中的觀念和方法》、竺家寧《古音之旅》，以及陳彭年等撰《廣韻》。

輔仁大學，擔任相關課程的教師為金周生、李鵬娟，金周生採用的教材為《漢語音韻學》、《音略證補》、《聲韻學》，以及《等韻述要》和《廣韻》；李鵬娟的教材則有《聲韻學》、《中國聲韻學通論》、《音略証補》、《韻鏡校註》，以及《等韻述要》和《廣韻》。

東海大學，擔任相關課程的教師為蔡宗祈和周玟慧，蔡宗祈採用的教材及主要參考書為竺家寧《聲韻學》、謝雲飛《中國聲韻學大綱》、《漢語音韻學》、《廣韻》和《等韻五種》。周玟慧的指定用書為竺家寧《聲韻學》、陳彭年等撰《校正宋本廣韻》，以及龍宇純《韻鏡校注》；參考用書則是董同龢《漢語音韻學》。

四、聲韻學未來的發展

竺家寧在其〈五十年來臺灣聲韻學〉一文中（2006，11，《五十年來的中國語言學研究 1950-2000》，學生書局，359 頁，臺北），對於聲韻學未來有待努力的地方，提出了下列幾個看法。

（一）方言學和漢藏語

聲韻學的天地有著開闊的空間，等待有志者的開拓。聲韻學未來的發展必然還會從兩個方面取得預期的成績：一是方言學的研究，一是同族語言的研究。傳統聲韻的研究資料往往是得自典籍、文字之中。將來，除了紙上的材料，活語言的材料也必然逐漸受到重視。外國學者和大陸學者在這方面的研究也很多。古音的痕跡或多或少會反映在現代方言裏，因此，方言學的知識對古音研究的發展必然會有很大的貢獻。

在同族語言方面，研究的成績比方言學差很多，從事的學者較少，起步也較遲。在藏語方面，有張琨、辛勉等學者的研究，在台語（中國西南地區的語言）方面有李方桂的研究。同族語言的研究對上古音韻的探索，能夠提供很大的助益，過去的學者研究上古音往往只能從形聲字、古韻語、假借、異文著手，一旦掌握了豐富的活語言資料，上古音研究的新局面是可以預期的。

（二）教科書的編纂

基於上面所討論的聲韻學的特性和發展狀況，要編纂一部成功的聲韻學



教材，應當注意到兩方面：第一，必須跟得上這門學科的發展。最理想的情況是每五年作一次修訂，每十年重新編寫。事實上，目前所見到的聲韻學專書，多半是幾十年前的舊作，或者是以數十年前的架構編寫的，因而許多新的發展沒能收入或介紹，使一般入門者不能藉以獲得最新的資訊，這是很可惜的。第二，必須作全盤性的介紹，而不應專主一家之學。初學的人通常想要知道的，是整個的狀況，然後才能由博返約；初學者一開始就受到了限制，以後就很難再去接受不同的觀點。

(三) 聲韻知識的普及和推廣

傳統上，聲韻學往往被誤認為是一門冷僻艱深的學科。在過去，語言學的方法和語音學的知識還沒有被充分運用之前，這是難免的。可是，今天聲韻學這門科目的發展已經不是過去的局面，它已經是門有系統的社會科學，它的應用範圍不僅在通讀古書上，更是在語文教學上的基礎知識。甚至可以說，對於使用漢語的人們來說，它已經和日常生活有著密切的關係。例如平日運用的詞彙，為什麼這樣念或那樣念？為什麼有破音字？哪個讀法才正確？正讀、又讀、語音、讀音又是怎麼回事？要把這些問題的所以然找出來，都得要有聲韻學的知識。今天，我們要打破「聲韻學只是少數專家的事」的觀念，就必需多作一點介紹的工作。不但一般民眾可以從中獲得基本的語文常識，從事其他方面研究的學者，也可以藉它而使本身的研究得到助益。例如研究史地的人，可以藉古音的知識了解某些古代的地名和人名，其來源如何；研究文學的人可以透過古音去了解古典文學的韻律之美在哪裡。我們可以說，聲韻知識的普及和推廣，是每位聲韻研究者責無旁貸之工作。聲韻學研究的任何新領域、新成果，都應該立即開放給社會大眾共同分享。

在聲韻學發展方面，其分支領域當中，目前發展最興盛，也是未來趨勢和必然焦點的，有兩個方面。一是上古音複聲母研究，一是近代音研究。

回顧複聲母研究的歷史，可以分成三個階段。第一個階段是「學說的提出」：早在十九世紀末葉，英國漢學家艾約瑟（Joseph Edkins）就提出上古漢語有複聲母的可能，可惜沒有進一步的探討。第二個階段是「懷疑與論辯」：時間大致是二十世紀前半，國人最早討論複聲母問題的是林語堂和陳獨秀，瑞典高本漢更擬定了一套複聲母，陸志韋、董同龢又進一步分析複聲母的形式和種類。唐蘭則提出了懷疑的論點。第三個階段是「確立與系統」：大致包含了二十世紀的後半期。在前一個階段裡，學者只提出證據，證明複聲母的

存在，或作局部的探討，討論某一種可能存在的複聲母。而這一階段對於複聲母的存在已經沒有爭論，問題只是它存在的形式如何擬定的問題。

聲韻學另外一個發展的焦點是近代音研究。竺家寧曾在《漢學研究》第十八卷特刊臺灣語言學的創造力專號（總號第三十六號），於 175-198 頁提出〈論近代音研究的方法、現況與展望〉一文（2000，12），詳細論述了這個問題。其文認為傳統聲韻學多把研究的焦點放在《廣韻》和先秦古音上，近年來則逐漸擺脫尊古薄今的觀念，注意到近代音研究的重要性。近代音有十分豐富的材料，提供了中古音到現代音演化的訊息；透過這些語料的分析，使我們知道現代漢語音韻各成分的來源和形成的脈絡。因此，它和我們切身所處的「現代」的密切性更超過切韻音系和先秦古音。現代方言的研究，特別是北方方言或官話方言，更不能沒有近代音的知識為基礎。

近代音在聲韻學者的努力下，獲得了很好的成績，成為近年來聲韻學研究的熱門領域。其研究可以從下面三個角度著手：第一，某一部語料的研究。此類研究多選擇大體上能反映出當時實際語音的著作，包含宋、元、明、清的韻書和韻圖。通常可分兩分面著手：其音韻理論、音韻符號的描述，以及其語音系統的分析。第二，某一種語音現象的研究，是一種歷時音變的研究。例如，探索在近代音史上舌尖元音是如何產生，如何逐步發展成今天這樣的面貌，以及顎化聲母又是何時出現、入聲的發展過程又如何、「濁上歸去」現象的發展等等。這類研究目前比較缺乏。第三，針對某一位音韻學家的研究。例如，「江永的研究」、「段玉裁的研究」、「陳第的研究」、「楊慎的研究」等等，屬於音韻學史研究的一環。

近代音的研究還有三個重要的基本條件。第一是語音學，任何近代音韻書或韻圖，其歸字與分韻的架構與體系，需要透過音位的概念，掌握音理，進行共時的描寫。第二是方言學，方言和近代音語料的關係尤其密切。許多歸字與分韻的現象都可以在現代方言中找到相呼應的例證。如果我們對於方言區數百年來人口流動遷徙，有充分的了解，那麼，對近代音語料的詮釋就更易於精確掌握。第三是熟悉中古音，任何近代音的歸字與分韻都必須以廣韻音系作為比較的基準，才能闡明其中的演變。唯有兼備這三方面的能力，研究工作才有可能事半功倍，達到理想的效果。